

冯梦龙全书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主编 马松源

第二卷

冯梦龙全书



情

史

(下)



卷十五

情 史 (下)

情 芽 类

禹

禹到了三十岁时，还没娶媳妇。有一次，他行至涂山，遇见了一只有九条尾巴的白狐。涂山人有这样一首山歌，大意是，如果你见到了有九条尾巴的白狐狸，那么你就可以做国王；如果你娶了涂山的女儿，那么你的日子就过得兴旺。禹于是娶了涂山的女儿为妻，妻子的名字叫女娇。

文王

文王得圣女^{妲己}妲氏为妻子，宫人作《关雎》诗：

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
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
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
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
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
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^{采之}采之。
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

孔子

有人问：“孔子有小老婆吗？”那么就请他看一看《孔丛子》中所记载的一段：“孔夫子的妻子不穿花衣服，小老婆不穿丝织品。他的车不装饰

的很漂亮，马不吃粮食。”据此可知，孔子也是有小老婆的。

人们以为圣贤之人，不沉溺于人的感情之中；不知道真正的圣贤之人，是不疏远人的感情的。

太公

太公打败了商，获得妲己，非常高兴，觉得这是一件可以荣耀的事情。但后来太公还是捂着脸，拔剑把她杀了。

虽然这是大杀风景的事情，可是这却又说明太公对妲己是有感情的。

苏子卿

苏武当初出使匈奴时，曾写一首诗与妻子告别：

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
欢娱在今夕，燕婉及良时。
征夫怀往路，起视夜何其。
参辰皆已没，去去从此辞。
行役在战场，相见未有期。
握手一长叹，泪为生别滋。
努力爱春华，莫忘欢乐时，
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

他的妻子也写了一首答诗：

与君结新婚，宿昔当别离。
凉风动秋草，蟋蟀鸣相随。
冽冽寒蝉吟，蝉吟抱枯枝。
枯枝时飞扬，身体忽迁移。
不悲身体移，当惜岁月驰。
岁月无穷极，会合安可知。
原为双黄鹄，悲鸣戏清池。

苏武在匈奴住了十九年。回来时，头发和胡子都白了。在匈奴期间，曾与那里的一位女人结亲生子。所以李陵在他给苏武的信中曾问候他的儿子身体怎样。后来苏武的儿子男元与燕王旦一起造反，失败后被杀。皇上



让苏武仍然从匈奴的女人中娶妻。

林和靖

《宋史》上说林和靖没娶过妻，以为是一个缺乏感情的人。但他有词《长相思》（“吴山青，越山青，两岸青山相送迎。谁知别离情。君泪盈，妾泪盈，罗带同心结未成，江头潮已平。”），可见他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。

李卫公

卫公李靖，为一位死去的叫谢秋娘的妓女写了《望江南》，也叫《梦江南》，每首五句（见《乐府杂录》）。

后来白居易写过《忆江南》三首，第一首是“江南好”，第二、第三首是“江南忆”。自己还加了一个注，说这只曲子也叫《谢秋娘》，可见，是出自李卫公的《望江南》。

范文正

范文正驻守鄱阳时，曾喜欢上一位当时在籍的很小的妓女。但很快被召回，写了一首诗寄给友人：

庆朔堂前花自栽，便移官去未曾开。

年年忆昔成离恨，为托东风管领回。

到京后，给那位小妓女寄去了胭脂，并寄去题诗一首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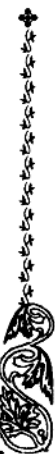
江南有美人，别后尝相忆。

何以慰相思，赠汝好颜色。

这件事载于《西汉丛语》。可是范文正的儿子却说他爸爸决没有这样的事，是一些小人出于嫉妒，杜撰出来的。

司马温公

司马温公为定武做事。同僚约他到老和尚的房里与妓女一起饮酒。王



荆公找上来了，妓女跳墙走了。司马温公一看隐瞒不住，便从实招来。王荆公便写了一首诗，嘲讽这件事：

年去年来来去忙，暂偷闲卧老僧床。

惊回一觉游仙梦，又逐流莺过短墙。

司马温公即席赋词《西江月》：

宝髻松松绾就，铜华淡淡妆成。红烟紫雾罩轻尘，飞絮游丝无定。相见争如不见，有情还似无情。笙歌散后酒微醒，深院月明人静。

张忠定

张忠定，也叫张咏，他在四川做官的时候，请了一个小女孩为他洗洗缝缝，做些家务活。后来，张忠定渐渐喜欢上这个小女子。一天夜里便动了心，想让她来睡觉。不过，很快他又高声斥责自己：“张咏小人！不可胡思乱想，不可胡思乱想！”于是便打消了那个念头。

欧阳文忠

欧阳文忠，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。他在河南当推官（一种类似今天的审判官）的时候，和一位妓女要好。正好这时，钱文僖（名惟演）离开政界，留守在西京。梅圣俞、谢希深、尹师鲁等人也常同他在一起。大家谈起来，都觉得欧阳文忠是个有才学的人，怎么整天同一个妓女在一起？为之惋惜。希望钱文僖出面劝劝他，不要让人说什么文人无行。可是钱文僖劝了多少次，也不见效果。而欧阳文忠似乎一点也不体谅他们的一片好心。

一天，钱文僖等几位在后园设宴。大家都到齐了，只有欧阳文忠和那位妓女没到。过了好一会，他们才来。在坐的人都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钱文僖用责备的口吻说：“你们来迟了。”妓女回答说：“夏天天热，在凉快一点的房子里睡着了。醒来时，头上的金钗掉了，还没找着呢！所以来晚了。”

钱文僖一听是这么回事，便说：“如果你现在就能得到欧阳推官作的一阕词，我赔偿你的金钗。”这样一说，欧阳文忠马上作出一阕词来，而

且大家都觉得很好。于是便让那位妓女给欧阳文忠斟满酒，而钱文僖说到做到，当即赔了她丢失的金钗。

何文缜

何文缜是宋代末年政和间的状元，后来官做到丞相。当初，他进入学府时，寄居在一个有权势的人家里。家中一侍女叫惠柔，人很美，且很有心眼。她见何文缜长的很标致，就偷偷地送给他一块手绢，并且约他牡丹开花时再来。对此，何文缜很动感情。所以当他回到家里时，便赋成《虞美人》一曲，以表示自己真诚的爱恋之情。曲词为：“分香帕子揉蓝腻，欲去殷勤惠。重来直到牡丹时，只恐花枝相妒故开迟。别来目尽闲桃李，日日栏杆倚。催花无计问东风，梦作一双蝴蝶绕芳丛。”

何文缜写成《虞美人》后，让四川人赵咏看，并且把事情的前后经过都告诉了赵咏。

何文缜是靖康年间的死难名臣，但他却不是一位道学士！

廖道南

廖道南做举人时，毕业于南京国子监。与妓女陈淑女很要好。他曾随便地写了一首《裹足》诗开玩笑：

白练轻轻裹，金莲步步移。

莫言长在地，也有上天时。

廖道南还与陈淑女联句，互咏《稳桌》七言绝句：

廖道南说：

木屑原来斧凿成，

陈淑女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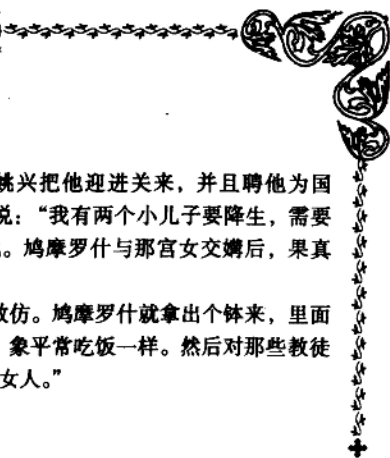
暂来低处立功名。

廖道南说：

虽然不做擎天柱，

陈淑女说：

也与人间断不平。



鸠摩罗什

鸠摩罗什，是位印度牧师，秦王姚兴把他迎进关来，并且聘他为国师。忽然，有一天，他来到秦王面前说：“我有两个小儿子要降生，需要一位妇人。”姚兴便把一名宫女交给他。鸠摩罗什与那宫女交媾后，果真生了两个儿子。

别的教徒见鸠摩罗什如此，也想效仿。鸠摩罗什就拿出个钵来，里面装满了针，他用手托起钵就吃了起来，象平常吃饭一样。然后对那些教徒们说：“若能同我一样，你们也可以找女人。”

宣州僧

宣州（今安徽宣城）有个和尚，在山寺里静修多年。忽然，有一天，一位少妇因死了丈夫来山寺中求荐，希望帮她再找个丈夫。这个和尚见了那少妇，不觉有些动心。妇人走后，和尚白天、夜里都在想着这件事。几个月后，和尚觉得左边大腿里好象能听到婴儿的啼哭声；过了些天，右腿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。和尚有些害怕，担心是自己胡思乱想，受到了心理惩罚。于是便还俗，娶了那位少妇为妻。婚后两年，生了两个儿子。

十多年后，他忽然认为象如今这样生活，岂不是一种堕落吗。便同妻子商量再回到山寺里当和尚，以挽回以前的过错。

商量过后，他们把两个儿子送给了别人做奴仆，夫妻二人一同上了山。回到山寺，众和尚都很讨厌他，往外面撵他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到白蛇洞中去作禅事。时间一长，白蛇不敢接近他，老虎来到洞口连瞅都不敢瞅他一眼。后来，他骑着老虎又回到那山寺，寺里的和尚们竞相观看。他用和尚唱经的调，唱出一首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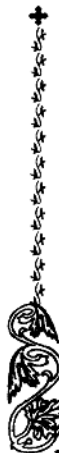
两峰相对叠晴霞，洞底果香泛落花。

埋却袈裟离世网，寄生二子在人家。

神通骑出斑斑虎，威应呼来白白蛇。

是圣是凡君莫测，相逢休笑亦休夸。

等他唱完，和尚们一起把他迎入寺中。他一直活到七十三岁。他的妻子坐着死去，就象她念经时一样，佛家把这叫“坐化”。





僧知业

圣保寺有一个和尚叫知业。此人性格高傲古怪，但因为诗作的好，颇有些名气。有一天，他去访问一个叫做陆鲁望的人，两个谈天说地，越谈兴致越高。陆夫人姓蒋，喜欢饮酒，她便从屋里传出一杯酒，让交给知业。知业知道这是妇人传出的酒，就有些慌张了，想要回去。这时，蒋氏隔着门帘说：“正如你诗中写的那样：‘接垒桥通何处路，倚栏人是阿谁家。’这么好的风情，哪能不喝一杯呢？”知业自觉惭愧，慌忙告辞。

画西厢

丘琼山是一位风流之士，有一次，他路过一座寺庙，见庙里墙壁上画都是《西厢记》，感到十分惊讶，便问庙里的和尚：“佛家怎么能画这样的画呀？”和尚回答说：“我从这里可以体悟到一些佛事的道理。”丘琼山又问：“什么地方能对佛事有启发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是‘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’。”

徐贤妃

唐太宗有一个很贤惠的妃子，姓徐名惠，湖州（今浙江吴兴）人。贤妃人很聪明，八岁时就写《离骚》诗。有一次唐太宗召她去，她没去。唐太宗很生气。贤妃就作了一首诗给皇上，诗写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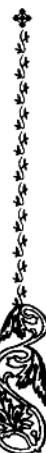
朝来临镜台，归罢且徘徊。

千金始一笑，一召讵能来？

唐太宗读了，顿时气就消了。贤妃就是用这种顽皮的诗句为自己解了围。

孙氏

孙氏是许迈的妻子，吴郡（今在浙江）散骑常侍孙宏的女儿。许迈成年以后，爱上了修身养性之道。他在悬溜山上修了一处房子，成年在那里



修炼。一年只回家一次，是看望父母。待父母去世以后，许迈成便让妻子孙氏回娘家去。孙氏拒绝了丈夫的要求，并写了一封信给许迈。信是这样写的：“我虽然没有什么才学，但是替你拿个手巾，为你洗个头还是可以的。我愿和你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为什么你摆那种架势，一定要把我撵回家去。回头看看古代，有多少妻子都是跟着丈夫在一起做事的。你这样做，是不对的。”

卷十六

情 报 类

荥阳郑生

唐代天宝年间，常州刺史郑公，当时名望很高。他有一个儿子，到了二十来岁时，已显露出一定的文才。郑公特别喜欢他，对他寄予很高的希望，常常赞不绝口地说：“他是我家的千里驹啊！”

三年一次的乡试就要到了，经人推荐，郑公的儿子将去京师参加乡试。临行前，根据在京师的生活费用，郑公为儿子准备了足够使用两年多的钱，还装了满满一车的行李衣物等。然后，郑公对儿子说：“依着你的才学，考出好成绩是不成问题的。今天多给你带些东西，目的是为了让你能实现自己的志愿。”郑生也很自信，觉得科考中第，榜上有名，对于自己来说那简直是易如翻掌的事。

从常州出发，经过一个多月的旅途到达长安（今西安），在布政里找到一处房子住下来。

郑生在长安常去逛东市场，有一次回来的时候，他从平康东门进入，想要去西南访问一位朋友。当他走到鸣珂曲一带，见有一家住宅，门庭不大，但很严实，两扇大门关着，有一娃（古代称漂亮的少女为娃）头上扎着一双鬟结，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站在门口，其姿态之妩媚，简直令人目荡神摇。郑生见了，马上让停车，不忍离去。为了多看两眼，故意把马鞭子扔在地上，等着让仆人去拣。郑生看着那娃，那娃也看见了郑生，而且她那回眸凝视的样子，使人感到她对郑生也是一见钟情，以致郑生竟一时不知说什么就离开了。

自此以后郑生，心里便放不下了，时时在想着她，因为见不到她而弄得有些茫然若失。后来，他向熟悉长安的朋友打听。朋友告诉他说：“那是妓女李氏。”

郑生问：“可以向她求爱吗？”

朋友回答说：“李家很富足，同她来往的都是豪门显贵，所以，她的收入也多的惊人。你想去找她，没有一百万恐怕不能使她动心。”

郑生说：“就怕她不高兴。若是她能看得起我，就是花他百八十万也没什么关系。”

过了几天，郑生穿戴一番，便前往李宅。敲过门，一个侍儿开了门，见是郑生，回头就走，还大声喊着：“前几天那位扔鞭子的人来了。”只听里面那娃高兴地说：“你让他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出来。”郑生听了，心里不胜欢喜。

郑生向院里走去，见有一位白发老妇，佝偻着上身，想必是娃母。便上前拜道：“听说你们这里有空房子，我想租一间，可不可以？”

老妇人说：“我们这里低湿狭小，怕是不能让你满意。”说着，引郑生到了屋里。

两个人坐下后，老妇人对郑生说：“我那女儿娇小，很想认识认识贵客。”说完，就叫李娃出来见客人。

当李娃再次出现在郑生面前时只见她眼睛明亮有神，手腕露出的皮肤洁白如玉，走起路来，妖娆多姿。郑生见了，惊奇地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几乎不敢抬头再看一眼。两人行完拜见礼，寒暄一番便又坐下。郑生感到，象这样的女子，他从来没见过。李家先上茶，然后摆酒，器皿用具洁净而高雅。他们有说有笑，谈得十分融洽，不觉到了晚上。

老妇人问郑生住在哪里，离住处有多远。郑生谎说道：“离这很远，在延平门外还有好几里地。”

老妇人说：“已经到夜晚，快快回去吧。”郑生说：“道太远，怎么走？给我随便安排个地方，借住一宿吧。”

李娃说：“不嫌弃我们这里僻陋，就住下吧，住一宿有什么关系。”

郑生瞅瞅老妇人，老妇人说：“可以，可以！”

于是，郑生把家僮叫进来，让拿出两匹细绢作资费，并准备夜宵。李娃笑着制止他，让他留着以后再用。

过了一会儿，李家把郑生让到西屋。西屋里挂的窗帘、罗帷鲜艳夺目，梳妆的镜匣及床上的被枕都很华丽。进屋后，点上腊灯，端上各种品味的吃食，十分丰盛。

吃过夜饭，老妇人起身走了。只留下郑生和李娃二人，两人这才畅叙起邂逅相慕之意。郑生说：“今天来，绝不是想住一宿就完，我是想表示我的心愿。”没等他说完，老妇人又进来了，问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郑生笑答：“男女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，一旦情投意和，父母也难以制止。”郑生说完便下地拜谢老妇人，愿把老妇人也当作自己的母亲一样看待。老妇人于是也称郑生为郎。大家说说笑笑，十分高兴。

第二天早晨，郑生发现自己已经和李娃睡在一起，不用再同谁说什么了。从此以后，他每天都这样亲亲热热地住下来。渐渐地，郑生手中的钱少了，后来不得不把车马卖了，家僮也不要了。捱到了年底，手中的钱已分文不剩。虽然李娃的感情仍然笃厚，但老妇人却不那么热情了。

老妇人想出一个计谋。一天，老妇人让李娃与郑生一起去庙里祈祷。郑生听了，非常高兴，忙去把仅有的衣服送出去当了，换得一点钱，便同李娃一起去逛庙。他们坐车回来时，路过北门，李娃对郑生说：“由这里向东拐，有一个小胡同，里面就是我姨的住宅。咱们去看看，拜访一下如何？”

郑生随同李娃来到一处大宅门口。刚好有一个人出来，问他们是谁？李娃抢上去回答：“是李娃。”于是那人便引导他们进入室内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老妇人模样的人出来迎接，她大约有四十多岁。见了李娃就说：“怎么好久不见了？”两个人相视而笑。老妇人又招呼郑生说：“我外甥在哪？”

李娃引郑生拜见过姨母，那老妇人特别殷勤，还说要留他们住一宿。郑生和李娃又走入西侧院内去游玩，那里有山亭竹树，小桥流水。郑生见了，便问李娃：“这是你姨的私人院落吗？”李娃笑而不答，却说些别的话，把郑生的问题岔过去了。

两个人回到屋里，又坐了一会儿，突然有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跑进来，满脸流着汗，对李娃说：“老妇人得了急病，很危险，让你快回去看看。”

李娃对姨母说：“我的心已经乱了，得赶紧回去，一会儿车回来，再来接姨母同郑生前去吧。”郑生跟在李娃身后，想同她一起走。姨母与侍儿悄悄说了句话，侍儿挥手招呼郑生，郑生便在房门口停下。姨母对郑生说：“姨母就要死了，我们应该一起商量下如何办丧事，这才是最要紧的，怎么急着要离开这里？”郑生只好又回到屋里，坐下来与姨母商量如何斋祭老妇人的事。但是，过了很长时间，车还不回来，郑生有些着急了。姨母说：“怎么办呢？你着急就先去看看，我随后就来。”

于是，郑生一个人走了，等他到了旧宅门前，却见门已上了锁，还用泥堵封上。郑生心里有些害怕，向邻居打听情况。邻居说：“这本来是老妇人租的房子，已到日期，今天搬走了。”郑生问：“搬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回答说：“不知道。”郑生气愤极了，想回去质问姨母，天又太晚了，只好临时在旅店租了张床铺睡下。不过，从晚上到天亮，郑生一夜都没有合眼。

天刚亮，郑生就到了姨母那里。敲门没有人答应，他又高声大喊，半天，守门人才走出来。郑生急忙走上前去问：“姨母在不在家？”回答说：“不在。”郑生说：“昨天晚上还在这，今天上哪里去了？这宅子是谁的？”守门人说：“这是崔尚书的房子，昨天有人临时租用此宅院，有亲戚从外地来。但是没等到晚间就走了。”郑生一听，知道是上了当，几乎有些发狂了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

郑生实在无法可想，又回到布政里，那是当初他来长安时租的房子。房主听了他的叙述，十分同情，还给他做了些吃的。但郑生因为怨愤吃不下，又生了病，结果三天没吃饭，病情一天比一天厉害。房主担心郑生一病不起，就把他迁到殡仪馆里。殡仪馆里的人见郑生病的那样，都为之伤心感叹，他们轮流着照顾他。后来，郑生身体稍见好转，便跟随殡仪馆的人一起去给人送葬、搭灵棚，用以维持生活。一个多月以后，郑生身体已康复。他每次送葬听到哀歌，都因感叹自己命运不济，痛哭流涕，不能自己。

郑生每次送葬回来，都喜欢把听到的哀歌，再唱给馆中的人听。郑生十分聪明，他唱的曲子特别生动，其声情绝妙，在长安那么大的城里也难以找出第二个人。

当时，长安城有东西两家大殡仪馆在互相竞争，比赛扎彩，比赛哀歌。东边的那家车马扎的好，但哀乐和挽歌不行。这家的掌柜知道郑生唱的好，就凑了两万钱把郑生雇过去。并请人偷偷地教给他一些新的曲调。十多天了，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

两家殡仪馆的掌柜在一起商量，要在天门街一带搞一次比赛。谁败了谁出这次比赛的花费五万，并设酒宴招待各界。双方达成协议，还找了公证人，立契署保。你传我，我传你，很快长安城的各级长官和百姓都知道这件事了。

到了比赛那一天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挤满了整个一条街。从早晨开



始看，一直看到正午，纸车纸马摆了一街，西边那家不比东边的，扎彩的老师傅觉得脸上无光，便在南边一个角落里设些坐凳。只见西边的一位长胡子的人，手拿着铃铛走了过来，周围还有几个助手。他们进得场来，那人把胡子一甩，眉目一扬，拉开个架势，登上桌凳就唱起来。他自以为平时唱的好，颇受欢迎，所以大模大样地朝左右看了看，显露出一副旁若无人的派头。唱过之后，大家齐声赞扬。他更加以为自己的唱没人可比了，自鸣得意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东边那家殡仪馆的掌柜，在北边一个角落设了几张坐凳，令五六位带墨巾的少年坐下，接着走进场内的一个人，手持死人灵棺上的羽饰，这人就是郑生。他先整了整衣服，然后慢慢抬头看了大家一眼，便唱了起来。他的唱，声音清越，充满着感情。还没等他唱完，听的人就已掩面流泪，有的还哭出了声。西边那家殡仪馆的掌柜，因此受到大家的讥消，越发感到不好意思。于是，他偷偷地把输的钱放下，退场走了。不知道的人，还奇怪他扔下钱做什么？

就在东西两家殡仪馆举行比赛的时候，郑生的父亲也正在长安城里。郑公脱去官服，换上便服与随同的人到处走走看看。其中有一个老头，他是郑生乳母的老伴，见郑生在那里唱，觉得象他家的少爷，但又不敢上前去认，只顾在那里流泪。郑生的父亲见他一个劲地哭，就问“因为什么而伤心？”他说：“你看那位唱歌的，长的多象公子啊！”郑公说：“听说我儿子被盗贼杀死了，怎么会又到这里呢？”说完，想起儿子来，也落下了眼泪。

不过既然别人说了，郑公也不能不在意，便派那老头到外面去打听打听情况。一打听，凡是了解真情的人，都说那人就是郑生。老头还有些信不实，亲自到场里看，走近细一瞧，果然是。老头上去拽住郑生的衣服拉起就走，郑生想躲也来不及。

郑生被拽到父亲的住所。父亲因他玷辱了郑家的门面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领他走出住宅，来到曲江杏园东。剥去郑生的衣服，用马鞭子狠狠地抽了他一顿，几乎把他打死。然后，丢下郑生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当郑生被老头拉走时，他的师傅便因不知何故，派人在后面跟着。一会儿，跟郑生的人回来了，把见到的情况告诉师傅，师傅一面为郑生伤心感叹，一面派人把他背回来。回来后，见他已气息奄奄，喂他喝了些水，过一宿才苏醒过来。大约过了一个多月，手脚还不能动，被打的地方全溃

